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沈成均

春秋究遺卷十五

左庶子葉酉撰

定公

元年

凡元年必書春王正月所以正始也獨此年正月不書者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公未即位元必不改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于時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

三十三年而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歳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按此時定公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故可稱元年若後世以先君在位之月改從嗣君即位之年則于君臣父子之教所闕甚鉅不得以此藉口矣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于周以我適

楚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
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士彌牟曰晉
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
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京師按京師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者所以甚
晉大夫無王之罪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杜註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

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朔

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按杜註所謂殯則嗣子即位者謂即柩前立為喪主

與春秋所書即位不同春秋所書即位則行告廟臨

羣臣之禮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杜註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宫煬公伯禽之子公羊傳立者不宜立也按煬公伯禽之子考公弟也魯以弟繼兄蓋始于此定公昭公之弟季孫恐人責已以擅立之罪故特立煬宫若曰兄終弟及亦猶行古之道云爾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曰及者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

秋楚人伐吳

傳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凡災而復作者皆不書雉門兩觀書者承僭而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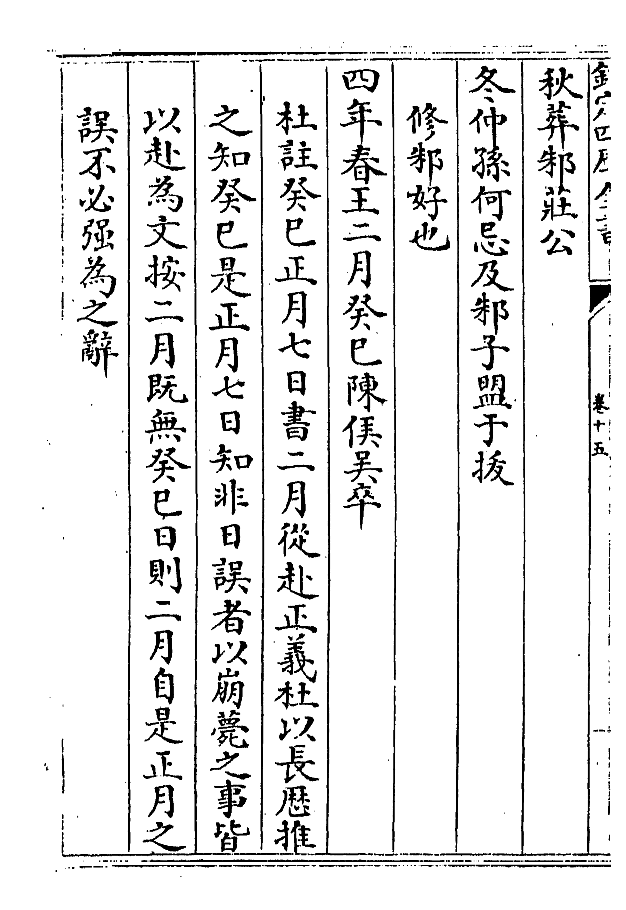
革也本望溪先生說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正義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下不告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按請盟之說似不甚確辨見盟于臯鼬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修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杜註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正義杜以長歴推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為文按二月既無癸巳日則二月自是正月之誤不必强為之辭

二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蔡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如晉請伐楚四年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乎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

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沈夏蔡滅沈按殺

沈子嘉以邾人用鄫子例之不當名而以名見者滅

國之罪大書殺沈子不足以甚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覆舉公者先儒謂定公受國于意如因會而請盟以

定其位故春秋覆舉公以示譏其說非也既與于會
其位固已定矣復何藉于盟乎且桓公會鄭伯于垂
盟于越宣公會齊侯于平州皆嘗結外援以自固矣
何獨于此而特變文以譏之按春秋書侵伐或書及
或書會微者將書及君卿將書會其會字與及字對
非會于某地之會也若會于某地之會則與盟對會
有會禮盟有盟禮軍旅之際禮無兼舉故有先書會
于某地後書伐某國者如桓十五年書會于袲伐鄭

是也有先書伐某國後書會于某地者如襄十一年書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然皆會而不盟盟皆書在侵伐後如成七年書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十七年伐鄭八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襄九年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十一年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十八年冬同圍齊十九年春王正月同盟于祝柯是也然皆盟而不會從未有先書會于某地繼書侵某國又書盟于某地如召陵皐鼬會盟二禮並

行于侵楚之前後者通春秋惟此一見彼其所以會
而又盟如此其不憚煩者據傳稱劉文公合諸侯于
召陵謀伐楚也則當其會于召陵之時意本在于伐
楚乃荀寅求貨楚不果伐僅遣偏師侵掠其境于是
始以伐召諸侯者不得不變而為盟蓋楚不果伐則
召陵為虛會不可以示諸侯也故假此盟以實之一
若其本意原欲與諸侯盟非欲為蔡報怨而會者故
聖人特書侵楚于會于召陵下盟主大合諸侯從無

以侵書者玆獨以侵楚書則其無能為之實已可見而于臯鼬之盟復覆書公以别異之盖始以伐召諸侯倏變而為盟故春秋特著其為兩事而傷晉之不能抑強扶弱徒為此紛紛以煩我友邦也豈病公之請盟云爾乎觀下文接書楚人圍蔡晉士鞅伐鮮虞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比事屬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書諸侯者劉子以疾故不與歟也不日鈌文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葢四遷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不曰劉子卷而曰劉卷則望溪先生所謂子非爵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葢信召陵之會劉子與焉會罷而

卒天王爲赴故稱名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以蔡滅沈故也楚稱人者說詳隱二年莒人入向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杜註無傳按三年傳稱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中平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疑是此經下傳誤載三年下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傳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按春秋自成公以後卿將皆以名見此獨書楚人者蓋將尊

師衆必當書曰楚囊瓦帥師而上書楚囊瓦帥師下
又書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覆舉師及囊瓦則于
文贅故上只書楚人此屬辭之不得不然者也吳稱
子先儒以為進之非也哀八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春秋亦第以號舉何獨于此而進之蓋楚瓦
貪黷無厭至以一裘之故久羈蔡侯于是蔡侯以見
陵之怨控告大邦為晉侯者惟仗義執言投袂而起
文襄之業庶幾其復振耳乃召陵之會荀寅求貨既

與子常之為餓豺狼者無以異迨楚人圍蔡而晉士鞅伐鮮虞其能為蔡侯所以而敗楚師于柏舉者吳子也誰主夏盟竟甘以此義舉讓人何以視十六國之諸侯乎故春秋于吳概以號舉而此獨以吳子書非進之也葢著其為吳子以病晉侯之不能故耳不然吳聽子胥之謀其欲甘心于楚也久矣是舉特會逆其適原非專為蔡報怨也而春秋遽以救災恤隣之義予之豈理也哉其不書救蔡者師至而圍已解

蔡侯以吴子深入楚境不可以救書也若如胡氏之說又無觧于哀八年之書吴救陳矣栢舉楚地因楚有僭王之罪而吴為蔡侯所以故不以楚主兵不得以長岸為比

庚寅吴入郢

傳吴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闘心矣半濟而擊之又敗之五戰及郢按吴以䝐舉從其恒稱觀

此則前書吳子之非因其救蔡而進之也更審矣不曰入楚而曰入郢者楚為一國之總稱郢乃楚之國都吳自柏舉而入楚之國都謂之入郢則可謂之入楚則不可以柏舉楚地吳師至柏舉即已入楚境故也楚旋滅旋復吳不有其地故曰入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杜註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望溪先生曰歸

粟于蔡魯獨歸之諸侯不與也若諸侯並歸粟則當如會于澶淵宋災故書曁晉人某人某人歸粟于蔡可也且至定公時晉令不行于諸侯久矣不能救蔡而吳專其功蔡既勝楚無爲復令諸侯歸粟淮泗通流舟漕易致故蔡人告糴而魯以粟歸之耳

於越入吳

傳越入吳吳在楚也望溪先生曰越之見經也或稱越或稱於越稱越者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者從越

告也一國而兩稱舊史從告春秋不革則謂稱人稱爵稱號紛紛然易舊史以為褒貶者必無是理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卿卒必書史之常文胡氏之說鑿甚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報觀虎之役也杜註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傳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傳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註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按左傳鄭伐胥靡事在此年夏公侵鄭在二月若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不應反在前按魯自宣公十八年伐杞之後惟伯主在行公乃親會其餘侵伐皆三桓更將而公未嘗主兵至定哀而反有親將者葢自成襄以來兵權雖歸三家然民之去公未久故猶忌公而使不

得主兵至中軍既毀尺土一民皆非公有于是以公為不足忌也故私家之兵有事則使公將之猶魯盛時公家之兵有事則使大夫將之公名為主兵實供大夫之役耳然園私邑伐與國三桓仍時復尸之犯强隣結仇釁則必使公試焉據事直書而其罪自不可掩矣本望溪先生說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杜註賤魯不復設兩禮明經所以不備書晉夫人聘魯不書者其使非卿故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貫禍也范獻子果愬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

冬城中城

杜註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辨詳成九年城中城下望溪先生曰僑如欲去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欲去三桓亦城中城皆欲得公以濟其亂謀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註何忌不言何缺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裂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葢自是天下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杜註即沙也按春秋書執行人者五皆以其本為聘問之使故

書行人劉氏之說是已然聘問之使何以必書行人
蓋春秋紀異聘問之使以通好也于此而加桎梏焉
不可以言好矣故特以行人書誠以其官之不當為
所執而異之也豈如杜氏非其罪之說乎然若謂春
秋只據事直書並無異其執聘使之意則凡外大夫
之見執未有書其官者而此獨以行人書何為也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郕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去年國夏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正月侵齊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

公會晉師于瓦

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按救不書者師至而齊已去也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者書會士鞅則因來救而往會之實不著矣

公至自瓦

書至者以伯國來救重其事而以告于廟也其不以會致而以地致者說詳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自瓦還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使涉佗成何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歸叛晉晉人請

改盟弗許秋士鞅會成桓公侵鄭為周報伊闕之役

遂侵衛按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晉討衛叛

意不在鄭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為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相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按左氏傳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宮杜註不于太廟而于僖宮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公之神故于僖廟行順祀胡氏則引蜀人馮山之説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果如其説則當書曰禘于太廟用致昭公矣今但書曰從祀先公上無所承何以見其為昭公恐聖人無

此鷴突文法也似當以左氏為正其不曰僖公而曰先公者蓋合祭于僖公之廟因退僖公于閔公之下雖曰順祀而所祀非一公故以先公為文亦不欲顯前此逆祀之非禮也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適孟氏陽虎刼公與武叔伐孟氏公斂處父

師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按傳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即在竊寶玉大弓之後而經不書者陪臣賤姓氏不合見經此竊寶玉大弓之所以亦不書陽虎而書盗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按陽虎陪臣名氏不登于春秋故前只以盜書前既以盜書此目其人不可又不可云盜歸寶玉大弓也故變文以書曰得左氏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杜註謂用器物以有獲如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其說非也對失而言謂之得麟以田獲俘以戰獲本無所失也故曰獲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註不書伐晉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正義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明以衛新叛晉又魯與晉親故耻以伐告惟告次耳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註平八年再侵齊之怨按先儒皆以為叛晉非也是時聖人用魯安有叛晉之事哉蓋齊魯不相能非

國之利也睦隣之道固當如是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按萊人以兵刼魯侯之事乃好事者傳會之說非其實也齊景圖霸魯方請成以兵刼之何以視諸侯歷堦數語不過曹沫藺相如作用耳豈足以語大聖人哉司馬遷云優倡侏儒為戲㑹若今之演梨園者或聖人惡其非禮諫止其事則猶情理之所有者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杜註陽虎九年以此奔齊按來歸者使人將命也先儒謂心服而歸之則于來歸衛俘之義不可通矣本望溪先生說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傳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其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侯犯奔齊按侯犯叛不書者以賤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圍郈事同州仇何忌人同而必覆舉者兩事也文自不得從省觀此則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者其說真不可通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子明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鄭

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

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者不得已之辭蓋辰脅之而與俱出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正義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

按上言暨而此言及者叛非人所能强之事故不可以暨言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言叛

冬及鄭平

杜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左傳始叛晉也按鄭附齊魯及齊平歸三邑即與鄭平皆夫子用魯睦隣之道也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衛公孟伐曹克郊按不書取郊者疆埸小邑無關

重輕春秋畧之者多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輙帥費人襲魯公與

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杜註結叛晉辨見及齊平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按郈有侯犯之亂費有南蒯之亂季孫叔孫皆若之故墮之易成則未叛孟孫也又有公斂處父為之宰故雖公親將圍之而亦無如之何此當日之事勢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杜註書不時也按是時孔子方見用于魯乃聽其有此舉何耶盖墮郈墮費季孫叔孫皆苦其家臣之叛故遂聽子路之謀而自墮其保障及孟氏不肯墮成二子乃覺其爲强公抑私之計于是季氏之憾遂變彼方以用孔子適以自貽伊戚耳安肯遲至十四年

復使之與聞國政乎故司馬遷魯世家記仲由毀三桓城事即繼之曰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皆在定公十二年蓋自公斂處父之謀用而聖人之于魯已有不可一朝居之勢矣蛇淵之築比蒲之蒐殆皆在孔子既去之後歟胡氏所引孔子世家云云乃好事者張大其詞太史公亦知其說之不足據也故于魯世家皆削而不載而大司寇攝相之說尤荒誕不經胡氏不察而遽信之可慨也已

衛公孟彄師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鞅怒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據此則趙鞅之入晉陽拒荀范也而經書曰叛先儒謂其不知技鼠忌器之義其說雖正而于當日之情事恐未盡也觀後梁嬰父之惡董安于也以范中行之亂安于實發之則當日趙鞅因荀范之不與圍邯鄲閒安于之言必先謀伐之乃機事不密為荀范所覺遂先伐之趙鞅戰不勝而出奔此知氏之所以討其先發難也左氏所謂趙孟不可云云者蓋荀范從此遂亡而趙氏分晉故晉乘左袒趙氏而

為是掩飾之辭左氏不察而遽信之耳若果如其說

荀范攻鞅鞅束手不敢校而逃死于晉陽其情亦可

憫矣而聖人顧書之曰叛亦何足以服其心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傳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月奉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

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

按大夫返國例書曰歸不書自晉陽者私邑亦晉不可與晉對舉也抑聖人筆削之義于是乎寓焉葢趙鞅之歸與凡出奔而歸者不同其與荀范為難也較之宋華向輩顯與君敵者其罪有閒故書歸以寛其據邑以叛之誅然其迹究涉不順故仍不書自以存其由叛而歸之實此所為變通之權衡也

薛弑其君比

說見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衛侯惡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宫結來奔

亦公叔戍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傳吳伐越勾踐禦之悉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因伐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

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應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按書卒于敗下見以傷卒還兵而隕非陣没者比故不書滅去檇李未遠故不地報越不書者以不告故胡氏乃謂報仇常事故不書非也報仇之師雖敗猶榮胡氏于莊公乾時之戰且謂春秋以此故不諱魯敗矣乃于此復以為常事而不書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中行氏也非殷會不致而此致者以齊在列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大夫也應稱名穀梁傳脤者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太子奔宋劉氏敞曰左氏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能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豈不知可羞乎蓋蒯聵

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聽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奔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肎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公孟彄蒯聵之黨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以相見于比蒲故不用朝禮用會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

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其所食食非一處以致于死也按正月改卜牛

在滁三月自應至四月而郊獨此年書郊成七年書不郊猶三望皆在夏五月其義未聞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書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師師伐宋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傳謀救宋也不果救故書次李氏堯俞曰五氏垂葭之次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故明年遂伐晉時鄭從齊齊背救宋以仇鄭耶其說于情事極合左氏傳

恐未足信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魯喪者惟此一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哀公之母也妾母故卒不書薨葬不稱小君望溪先生曰成風敬嬴定姒之卒書薨葬稱小君非禮也而是時魯尚有君也故諸大夫從君所欲姒氏卒不書薨葬不稱小君禮也季氏弱其君不使備禮君

嬴而不能自主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會葬不止滕子大夫合禮故不書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辨詳宣八年葬敬

嬴下

辛巳葬定姒

按定非謚也妾母不敢從夫本當有謚隱公之母謚聲是其例也魯自文姜之後夫人皆不從君謚于是遂以别謚為尊夫人而定姒以妾母不備禮反從公之謚曰定葢周公之典法至是巳掃地盡矣不然則襄公之生母謚定亦號定姒世之相去未久也何必故與之相犯乎

冬城漆

春秋究遺卷十五

春秋究遺卷十六

左庶子葉酉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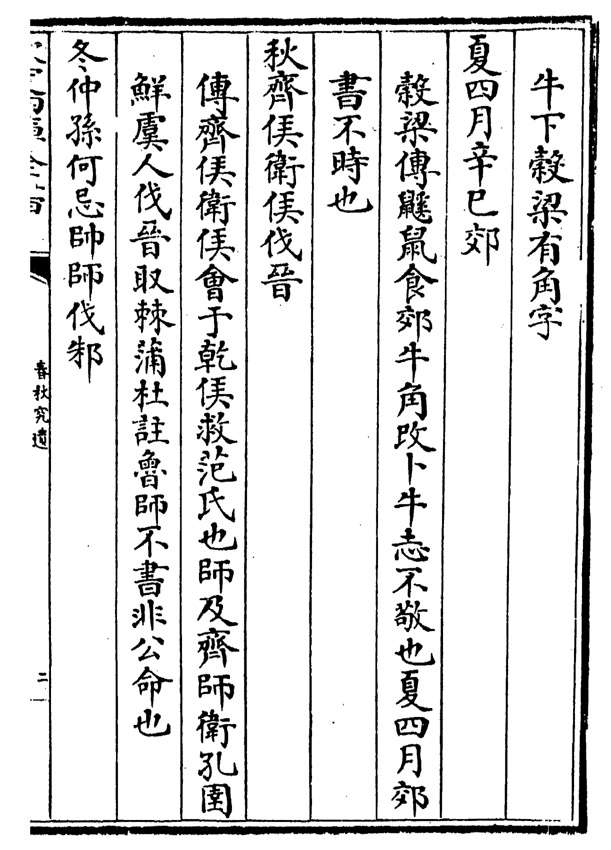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杜註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及

吳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封之按胡氏謂蔡降而書圍者怨楚子之復仇非也楚之仇吳也蔡特借吳以紓其見陵之怨耳乃舍强大之吳不問惟逞其吞噬于弱小之蔡而聖人顧以楚子為復仇而恕之乎其所以不書降蔡者葢蔡諱降第以楚圍告魯史承告故不書降而書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牛下穀梁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

書不時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杜註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而不免于伐益三家專魯

正以其服勤于魯為罪耳

二月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

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按三人伐而二人盟先儒或謂季氏汰不屑與邾盟

故使二子歃而已臨之葢自以爲君矣或以季氏包藏禍心必欲滅邾故使二子盟而已不與焉七年入邾之事已兆于此二說不同鄭氏玉曰必合而觀之而季氏與伐不與盟之故乃備至公羊各盟其所得之說恐未必然季氏即得田何妨不與盟耶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書世子者見靈公未嘗廢蒯聵而别立世子也于戚

病晉不能聲輙之罪而使蒯聵不得入衛也張氏洽

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

聵為無辜而被惡名也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戰于鐵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李氏某曰據

此則是鄭人為齊致粟于范氏也夫鄭雖與齊合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可見矣且齊苟欲輸范氏粟何不遷致朝歌主衛以為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之而趙鞅聞有鄭師遂邀擊而敗之耳其說似得其實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元年蔡請遷于吴而中悔吴因聘襲之蔡殺公子駟以説言不時遷者駟之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齊主兵者齊大衛小以國序故先齊襄元年為宋國彭城亦以國序先晉正與此同胡氏乃以為誅齊之黨其説非也天下豈有舍為惡者不誅而惟其黨之是問者哉不言衛戚者杜注非叛人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桓僖何以有宫胡氏安國曰季氏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說而不毁歟按傳稱司鐸火而經不書者舉廟重以畧之不言及者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自我言之則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杜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左氏無傳其事不可考但經稱蔡人放殆其執政大

臣逐之而不以君命故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郲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復圍之魯之棄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傳蔡昭侯將如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望溪先生曰稱盜者陰賊而不知何國之人也故不稱弑非其君也傳謂賊由公孫翩非也衆翩也或目其人或稱國人可矣無為以盜書也惟不知賊之在故辰以懼罪而奔姓霍以見疑

而弑也按注昭公已適吴矣翩在路遂而射之其跡有似于令之所謂响馬者傳又稱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蓋昭公中矢避入人家翩即隨之以入而殺之並無徒衆故雖蔡人其始亦不知其為翩也而以盜殺赴于諸侯魯史承而書之聖人亦仍之而已左氏以為翩者殆後廌得其實而故有是傳聞之詞歟

蔡公孫辰出奔吴

葬秦恵公

宋人執小邾子

李氏廉曰宋之伐曹執小邾子葢齊景圖霸未成而宋亦有志于爭雄也當與宋襄執滕子圍曹諸事合觀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氏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

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師按蠻子赤名者從此遂失國猶諸侯之卒則名也執稱人者執隣國之諸侯大夫例稱人不曰歸之于者畏楚故重在楚而不重在戎蠻子也其說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下不曰畀楚人者著晉之京師楚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傳亳社者亡國之社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
達也注緣有屋故言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盜殺則不知為何國之人臣子雖志于復仇而不能
必其時也而先君之喪不可以久而不葬也故與魯
桓之戕于隣國者別為一例而書葬望溪先生所謂
義理之權衡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汪氏克寛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忽興師以伐宋殆以宋伐曹執小邾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

晉趙鞅師師伐衛

以衛助范氏故也遂圍中牟謝氏某曰殆以蒯聵未

入故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御供葬事昔文襄之制按上文只書時而閏月不書某月者古于年終置閏所謂歸餘于終也

六月春城邾瑕

晉趙鞅師師伐虞

以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

吴伐陳
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偃蹇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夏六月陳乞鮑牧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
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通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遂行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鬻似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按陽生不稱公子者公子返國嗣位例係國而不稱公子與齊小白入于齊同弑荼目陳乞者當其召陽生之時其心固已成乎弑矣此與昭十三年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其義正可以參互得之陽生之入齊陳乞召之也故弑書陳乞比之歸楚棄疾實不與謀故書弑公子比此聖人義理之權衡

也又按春秋凡有弑逆之事則其國之大夫出奔不書其說詳具閔元年季子來歸下今此既書齊陳乞弑其君荼矣而前獨書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者何蓋高國受命于景公而立荼使二子不去則荼不可得而弑故陳乞之偽事高國而與諸大夫謀先者無非為弑荼計而二子之出奔非徒大夫之不安于其位而已春秋安得而畧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于邾蓋必欲滅之而後已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以三年伐之猶未服故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鄭叛晉故也按定六年晉執宋行人其好已絶何以為晉討叛先儒或以報罕達之伐然罕達之伐已七年矣乃至是而始報者殆以鄭與齊親故必因齊亂而始用師于鄭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注五年侵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杜注吳欲霸中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師遂入邾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按入而先書伐者累日而後入之也公羊以爲內辭若使

他人然其說迂迴不可通不書滅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不有其地故曰入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邾子何以名以歸例稱名也

宋人圍曹

傳曹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宋公伐曹將還褚師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杜註滅非本意故以入告按是年至孟子去齊時百有餘歲而曹交尚為曹君之弟則曹未滅審矣殆宋以小邑存其五廟而第以入告諸侯歟

吳伐我

討其入郛也兵直抵國都故不言四鄙望溪先生曰定哀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尚可以捍禦外侮故隣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耳至是則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為國任患故吴齊之師徑薄國都而莫之為敵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

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益來也按經文上書取讙及闡下書歸邾子益于邾則公羊之說似得其實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邾乃歸邾子杜註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按公羊以齊之伐我為以邾子益來左氏則謂

以季姬二說不同然歸鄫子益則皆以懼討而歸之非能去惡而不積也審矣胡氏之說迂甚不書鄫子益復歸于鄫而以魯歸為文者病魯之凌弱而畏強也鄫子何以名從諸侯復國例故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傳秋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

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按不書來歸者無將命者也或彊吏相授受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遂取之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既歸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十年春來奔齊甥也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傳九年齊侯使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傳稱弒而經以卒書胡氏拾穀梁之唾餘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非是是時吳師在

郊若陽生果被弑吴必假公濟私聲罪致討其師尤為有名乃哭于軍門之外未聞以此藉口則陽生之非弑所當信經而廢傳也奚疑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書之以著其修怨無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伐喪非義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以陳即吳故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按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二年卒至今七十七年壽夢卒時札已為父兄所欲立年當在二十左右豈有近百歲之人而尚帥師者乎左氏之失也誣如此之類是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鄎之役也按傳稱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巳徒卒次于雩門之外又稱師及齊師戰于郊則其兵及國都也審矣兵及國都故不書四鄙而

胡氏乃謂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
亦書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豈讀左氏
傳並未及卒篇耶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
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會吳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接戰不書魯或以為魯未接戰故非也凡師會伐皆大國主兵者接戰餘不過為之聲勢耳故鞌之役魯衛皆不見有接戰之事何獨于此而不書魯乎葢春秋内魯而外齊不可云齊國書師師及我師吳師戰若云我師吳師及齊師戰又以吳及齊失内中國而外僭吳之義矣故没魯不書窮于辭也不致者去年會吳伐齊今年

春齊即報伐幾有城下之辱令又會吳伐齊大敗齊師公又有天使下國之語以激齊怒故季孫命修守備惴惴焉以齊至無日為懼其不書至者以懼齊而不以告廟也此魯史之所本無聖人自不得而益之

獲止書齊國書者卿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杜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按魯自作丘甲

之後一丘巳不止出馬一匹牛三頭矣此注何得復云爾乎且必無計家財使出馬牛之理陳氏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其說似較長觀左氏及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云云以丘與以田對舉

與陳氏合然陳說主于益兵又與所謂貪冒無厭者不相肖竊意兵賦宜出夫家周禮所謂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是也魯以用不足托言軍用加斂于田蓋前作丘甲每井六夫至是則每百畝一家一夫每井增多二夫而所增之夫或如漢口率出錢或如唐人庸調之法令出綿絹之屬皆不過藉之以足用非真益兵也此聖人所以謂之貪冒無厭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之夫人也卒不書薨葬不志蓋季氏逐其君而並黜其夫人也傳稱孔子適季氏季氏不絻則惡由季氏明矣

公會吳于橐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不致者非殷會不致與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不致義同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

冬十有二月螽

戴氏震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由失一閏方九月而為十月六月昏火中七月流火八月九月漸流而下至十月則伏十月不復有螽九月尚温可有螽

故季孫問而孔子答以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孔子明知十二月之前有失閏猶兩書十有二月螽魯史舊文不得而改焉者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按傳稱十二月而經書十三年春夏時之十二月正周之春也此可為鄭亦用夏時之証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吴晉爭先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公羊傳其言及吴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按黄池之會如春秋説文所稱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

之說雖不足信而據傳稱王欲伐宋註以其不會黄池故則當日會黄池者必不止魯一國審矣且傳有單平公公羊亦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而經皆沒而不書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凡諸侯會盟有先會後盟者有不會而盟者黄池若果合天下之諸侯先行會禮春秋據事直書必無削而不載之理且是時吳氛甚熾故日旰而盟嘖有煩言使先行會禮豈肯帖然而居晉後乎今但于盟爭長而不聞其于會爭先其

為不會而盟無疑不會而書公會者葢諸侯當會盟之時有請先相見之禮公至黄池因不行會禮又未及盟期乃就晉侯吴子而請先相見焉諸侯相見曰會非必殷會而後可言會也見必以次相及故曰及而吴子書及則其非殷會也亦遂不待别白而自見矣公羊乃以及為兩伯之辭果如其説則宋之會何獨于楚屈建不書及乎盟據左傳謂晉先國語謂吴先以事勢度之晉自宋之盟已不競于楚矣陵夷至

于此時豈復能與吳爭國語似得其實吳為僭王之國盟先晉歃聖人之所深惡者也故諱之而不書惟諱盟不書故公雖及晉侯吳子先相見非殷會比亦不得不以公會書使不書公會則黄池兩伯無由見經何以著時局之又一變乎然則宋之盟亦楚先晉歃而春秋不諱者何葢春秋書宋之會已敘趙武于屈建之上矣而前目後凡其書盟也例應以諸侯之大夫渾之既不嫌于失實又不悖于内中國而外僭

楚之大義此其所以不諱盟也安得執彼以難此吳不以號舉而稱子者以其為兩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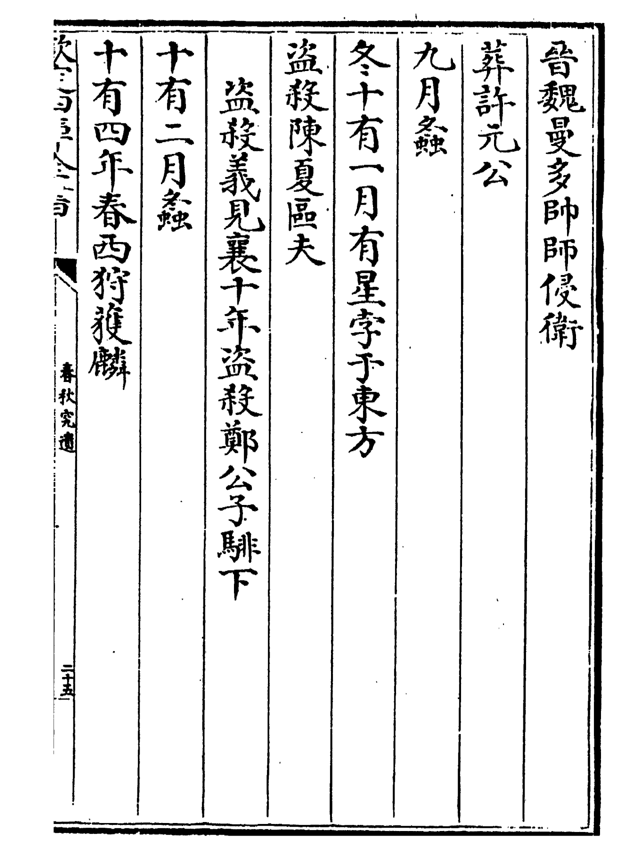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強乘其出會而伐陳

於越入吳

傳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冬吳及越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盜殺義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註麟者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絶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按春秋書獲麟則聖經之作必在獲麟之後審矣但杜氏謂感麟而作其説恐不確聖人既欲以此修中興之教使無麟遂不作乎然彼之所以為是説者蓋以編年之體按年記事至年終乃止今忽終于十四年之春起止之義必有所謂故遂以感麟而作為

經之所以終于是也不知聖人之所以絶筆于此者
葢春秋時天下之亂已極聖人欲為之撥亂反治雖
有其德而無其位若于無可藉手之處于是因麟之
出非其時而傷吾道之所如不合將終無所望于後
也故託之以終篇夫亦猶是鳳鳥河圖之嘆云爾豈
絶筆于此者必以此始之故乎至丈成致麟之説其
理更荒誕不足信存而不論可也

春秋究遺卷十六